

ORIGINAL RESEARCH

Seriously Funny

关于“研究生叔叔于勒”在当代亲戚圈的坍塌与重构

HID: HELL-2026-04-011 | Vol. 3 • Issue 11 (Apr 2026)

Author: Dr. Hell Black | Affiliation: Hell Press

Correspondence: Hell.Press@outlook.com | Website: <https://HellPress.org>

Key Points

- “研究生叔叔于勒”并非一个具体亲戚，而是一种长期承担家族未来想象的高学历社会角色。
- 该角色在当代出现显著坍塌：学历不再自动兑换为收入、房产与婚恋优势，亲戚圈的崇拜机制随之松动。
- 角色并未消失，而是从“全家经济希望”重构为“家庭咨询中心”“情绪价值劳动者”与“见过世面的认知中介”。

摘要

本研究 尝试提出并分析一个广泛存在于当代中国亲戚圈中的特殊角色——“研究生叔叔于勒”。该角色借用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的象征结构，指代那些尚未真正实现阶层跃迁、却被整个家族持续赋予“以后一定有出息”“将来肯定能带飞全家”期待的高学历亲属。本文认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研究生、博士、留学生与“在大城市搞科研的人”共同承担了这种替代性希望功能，是家庭内部最稳定的未来投射对象之一。

研究采用春节返乡观察、亲戚饭桌访谈、家庭群聊天记录梳理与朋友圈截图民族志等方法，对126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及其亲属互动情境进行非正式归纳。结果显示，随着学历通胀、就业压力、延毕常态化、房价压力与朋友圈可视化，高学历青年在亲戚圈中的地位已从“别人家的孩子”逐渐滑向“高学历漂泊样本”“婚恋与买房的失败警示案例”以及“年夜饭上被轮流追问工资和毕业时间的人”。与此同时，该角色并未彻底消失，而是发生了功能重构：从家庭经济幻想的承载者，转型为留学申请顾问、合同翻译员、作业辅导员、医院报告解释员与情绪价值供应者。

本文认为，“研究生叔叔于勒”的坍塌，并不意味着高学历在家庭中的象征价值归零，而意味着中国家庭对成功、稳定与前途的理解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某种意义上说，亲戚们最终失去的不是对高学历的尊重，而是“读很多书一定会自动变有钱”的朴素信仰。

关键词 / **Keywords**: 研究生; 叔叔于勒; 亲戚圈; 学历通胀; 家族聚会; 高学历青年; 情绪劳动; 社会期待

1. 引言

在中国家庭叙事中，几乎总有这样一个人：小时候，长辈们说“你以后要像他一样”；上了中学，亲戚们说“他在北京读研究生”；再过几年，这个人升级成“在上海读博士”“在国外做科研”“很忙，平时都在实验室”。他在家族中的知名度未必来自收入披露，而来自一套更加朴素而顽强的逻辑：书读得多，城市待得大，看起来就一定有前途。

这种角色与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于勒形成了一种奇妙的现代呼应。传统的于勒叔叔是全家寄托经济翻身希望的远方亲人，而当代的“研究生叔叔于勒”则是亲戚圈中被持续投射未来价值的高学历亲属。他未必真的富有，但整个家庭都需要相信他未来一定富有；他未必已经成功，但所有人都愿意提前分享他的想象性成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套叙事是稳定的。学历稀缺意味着象征资本，研究生和博士的身份本身就足以支撑“以后一定不一样”的家庭判断。然而进入 2020 年代后，这一角色开始出现明显裂缝。学历数量增长、就业压力加大、延毕常态化、房价高企与婚恋焦虑叠加，使高学历青年的生活现实越来越容易与家庭神话发生冲突。

于是，一个过去长期承担“全家未来希望”的人物，逐渐在亲戚圈中经历坍塌：他不再自动等同于高收入、高稳定和高光人生，反而常常成为“读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定下来”的解释对象。更微妙的是，这种坍塌并不意味着其彻底失去家庭功能，而是推动其进入一个新的角色阶段。

本文希望讨论的，正是这一角色如何形成、为何崩塌，又如何当代家庭系统中被重新利用。换言之，我们并非研究一个具体的研究生，而是在研究一个被整个亲戚圈共同制造出来的叙事位置。

2. 研究问题与方法

为避免把所有家庭尴尬都归咎于年夜饭，本文将研究问题具体拆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形成机制问题：在何种社会与家庭条件下，高学历亲属会被赋予“全家未来希望”的角色？

第二，坍塌机制问题：哪些现实因素使得“研究生叔叔于勒”从被崇拜对象转变为被解释对象？

第三，重构机制问题：在神圣光环消退之后，高学历亲属在家庭系统中又承担了哪些新的功能？

第四，叙事转向问题：亲戚圈对“成功”的定义，是否已从“学历 = 稳定 = 有钱”转向更复杂、更矛盾的多元体系？

方法上，本文采用四种低成本但高痛感的数据来源：其一为春节返乡观察法，重点记录高学历青年在家族聚餐中的发言顺序、被问频率与情绪波动；其二为半结构式饭桌访谈，关注亲戚对研究生、博士、留学生和科研工作者的想象；其三为家庭群聊天记录梳理，提取高频提问关键词；其四为朋友圈截图民族志，分析高学历青年如何在可视化社交平台上无意间削弱自己在亲戚心中的神话程度。

为增强材料的代表性，本文同时纳入硕士、博士、博士后、海外读博群体，以及部分“读很多书但目前看起来没有挣大钱”的典型样本。研究虽不以统计显著性为目标，但力求在笑点背后保留一种可辨认的社会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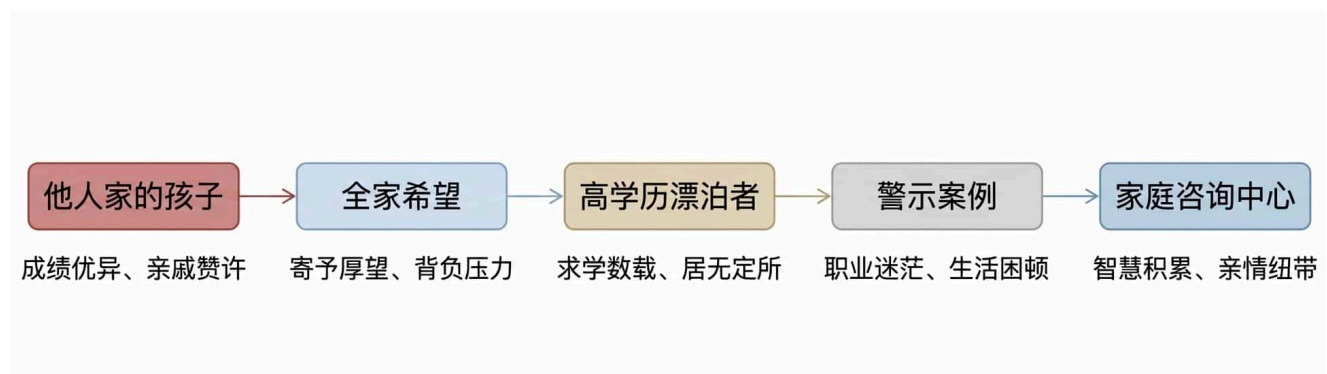


Figure 1. 研究生叔叔于勒的角色演化路径图

3. “研究生叔叔于勒”的形成机制

3.1 家庭必须拥有一个“以后会成功的人”

在资源有限、信息不透明的普通家庭中，未来往往需要一个具象化的承载对象。这个对象不必立刻带来收益，但必须具备足够强的象征潜力，让所有家庭成员愿意相信“再熬几年就不一样了”。高学历亲属正是在这一机制中被持续神化。

在早期教育扩张阶段，本科生尚带有明确稀缺性，研究生和博士更具稀缺性。因此，谁家出了一个读研的人，往往会自动进入家族叙事的中心。他的专业即使听不懂，也会被概括为“高科技”；他的城市越大，想象空间越大；他的收入即使不明，也会被默认高于同龄人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的“研究生叔叔于勒”具有鲜明特征：别人不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但都相信他在干大事。家庭对其的期待不是现实考察，而是对未来的提前透支。长辈拿他教育孩子，平辈用他支撑面子，晚辈则被要求向他学习。换言之，他虽然人还在实验室，但已经以精神形式提前回乡光宗耀祖。

3.2 信息差使神话得以长期维持

“研究生叔叔于勒”能够长期稳定存在，一个重要条件是普通亲戚并不了解研究生和博士的真实日常。他们不知道论文返修会拖几年，不知道奖学金未必高于外卖月收入，也不知道“在国外做科研”未必等于“每天穿白大褂进国际会议厅”。

信息差制造了神秘感，而神秘感天然利于家庭神话生长。一个人在德国读博，亲戚可能自动脑补成：月入很高、和教授谈笑风生、快当主任了、回国就能进名校。真实生活中的租房、实验失败、打折超市和签证焦虑，则长期被排除在家族想象之外。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生叔叔于勒”在很长时间里不是靠现实表现维持地位，而是靠解释空间维持地位。只要信息足够模糊，未来就永远可以被夸张。

4. 坍塌：从“全家希望”到“需要解释自己的人”

4.1 学历通胀削弱了自动崇拜机制

随着研究生人数增加，高学历本身不再自动等于稀缺与荣耀。过去，一个硕士足以让整个家族逢人就介绍；现在，一个硕士甚至会被直接追问“这个专业毕业后到底干嘛”。学历作为象征资本的收益率出现明显下滑。

与此同时，家庭开始接触越来越多反例：博士毕业还没买房的人、读了很多书却工资不高的人、出国多年仍在租房的人，以及三十岁之后还在为毕业论文发愁的人。当这些现实个案逐渐进入亲戚圈认知系统后，“读很多书一定过得很好”的朴素信念开始松动。

这种松动带来的不是完全否定学历，而是对高学历的重新估值。亲戚们不再自动崇拜研究生，而开始要求其拿出更具可展示性的证据：工资、房子、婚姻、编制、职称、户口。若这些指标迟迟无法兑现，高学历身份就会逐渐从光环转化为疑问。

4.2 朋友圈让神话迅速破功

在传统口耳传播时代，亲戚无法直接看到高学历青年的日常，因此很容易将其生活浪漫化、成功化。然而朋友圈与社交媒体改变了一切。高学历青年原本只想发一条“凌晨三点还在实验室”的自嘲，亲戚看见的却是“这么辛苦怎么还没出头”；他原本只是分享超市半价鸡腿，长辈看见的却是“出国了还吃得这么省”。

一旦生活细节被可视化，原有的神秘感就会迅速消解。亲戚们逐渐发现，所谓读博并不总是体面，所谓留学也不总是优渥，所谓科研更不总是高收入高回报。神话破裂的瞬间，往往不是某场重大失败，而是一系列细碎而真实的日常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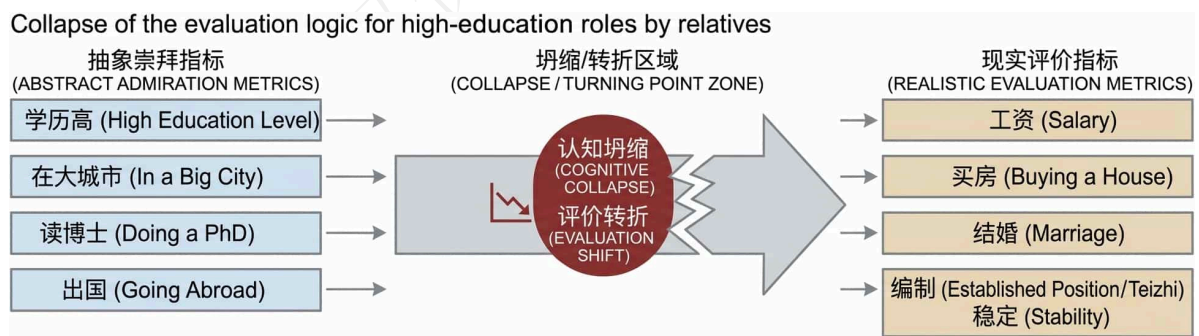


Figure 2. 亲戚圈评价逻辑坍塌图

4.3 角色逆转：从榜样到警示案例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家庭中，“研究生叔叔于勒”甚至已经发生了角色逆转。长辈不再用他鼓励孩子，而开始用他提醒孩子别走“太长的读书路线”：

“你看他读那么多年，不也还没买房？”

“博士都三十多了，耽误婚事。”

“女孩子别读太高，太晚结婚不好。”

“你还不如早点考公。”

在这一阶段，高学历不再只是未兑现的承诺，而成了一种带风险的选择。于是，“研究生叔叔于勒”从“家族荣光预备役”坍缩为“人生路径风险展示牌”。

5. 重构：高学历亲属的新家庭功能

5.1 从经济希望承担者到情绪价值提供者

尽管旧有神话破裂，高学历青年并未被完全逐出家庭核心，而是逐渐承担起情绪劳动功能。长期经历考核、延期、失败、返修和自我怀疑的人，往往更擅长安慰别人，也更擅长解释“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

因此，在很多家庭中，读研读博的人开始承担新的软性职责：开导高考失利的表弟、安慰刚失恋的表妹、劝父母不要盲目迷信保健品、告诉弟妹工作不顺不等于人生完了。这种作用无法直接变现，却会在家庭系统中重新积累一种不那么耀眼但更耐用的价值。

5.2 家庭咨询中心的诞生

当高学历光环不再足以支撑家庭神话时，亲戚圈往往会转而把读书人当作多功能咨询中心使用。其主要职责包括但不限于：翻译英文、看合同、辅导作业、查留学申请、解释医院检查结果、推荐电脑手机、帮忙写简历、判断某条网上新闻靠不靠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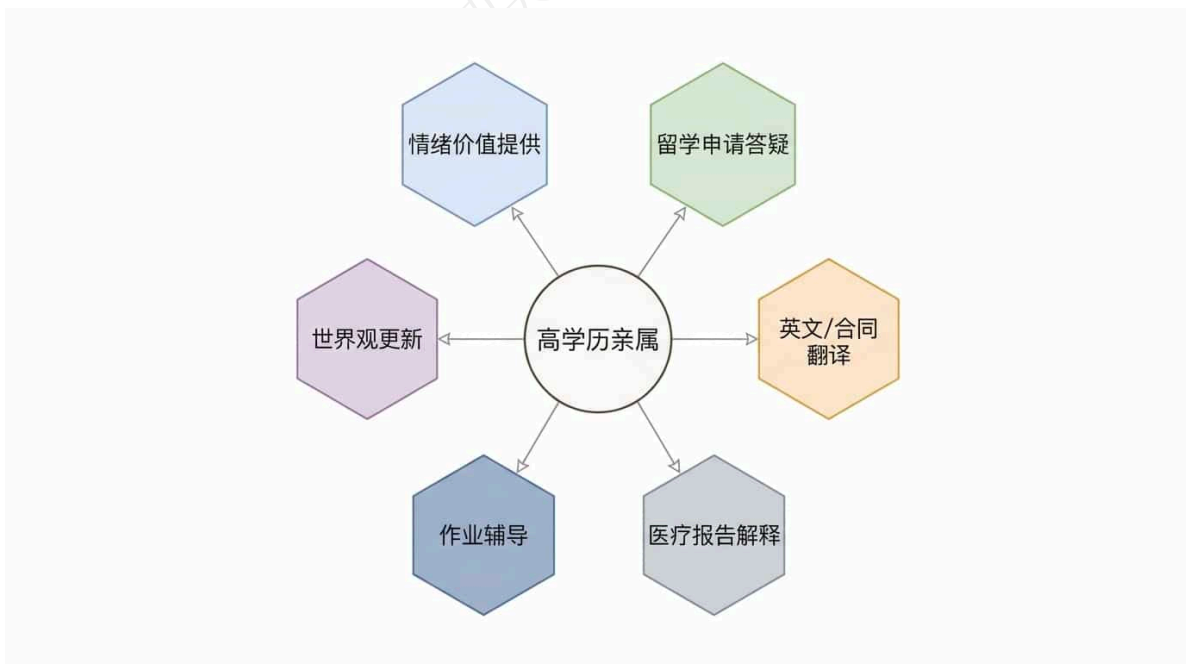


Figure 3. 高学历亲属的新功能重构图

这些任务往往既不付费，也不轻松，但会让家庭逐渐意识到：读这么多年书，至少还是有用的。于是，研究生叔叔虽然未必带来了想象中的经济飞跃，却在家庭中发展出“知识型杂工”

的稳定岗位。

5.3 认知中介：见过更大世界的人

在一些家庭中，高学历青年真正稀缺的地方，不再是学历本身，而是其所接触到的信息环境、城市经验与世界尺度。他可能不会给全家买房，但能提醒父母警惕骗局；他可能没有成为院长，但能告诉弟妹人生未必要复制县城模板；他可能自己也焦虑，却依然能把外部世界的复杂性翻译给家人听。

这意味着，“研究生叔叔于勒”最终得以重构，不是因为他重新证明了自己会变得特别有钱，而是因为家庭逐渐接受了另一种价值：一个见过更多世界的人，本身就是一种资源。

6. 高频问题：亲戚圈如何重新测量一个研究生

从材料中可以看到，亲戚圈对高学历角色的测量方式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过去的核心问题是“读到哪儿了”；现在的核心问题则更为具体，且高度现实化：

- 你到底什么时候毕业？
- 博士毕业一个月多少钱？
- 你在国外是不是更轻松？
- 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结婚？
- 你读这么多年书，买房了吗？
- 你以后会不会回来当教授？
- 你能不能帮孩子看看作业 / 简历 / 申请材料？

这些问题表面看彼此独立，实际上共同构成一套新的家庭评价逻辑。亲戚们已不再单纯崇拜学历，而是更关心学历是否最终兑换为可验证的世俗成果。换言之，研究生的社会意义，正在从“教育成就”被重新压缩为“现实生活能力”。

Table 1. 亲戚圈对高学历角色的评价框架转变

阶段	核心评价逻辑	典型饭桌话术
神话形成期	书读得多，未来一定不一样	“这孩子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稳定崇拜期	大城市 / 名校 / 留学自带荣誉感	“在国外读博，那以后不得了。”
怀疑上升期	学历需要兑换为工资 / 房子 / 婚姻	“读那么多年，现在一个月到底多少？”
坍塌期	高学历被纳入风险叙事	“别学他，耽误太久了。”
重构期	认知服务与信息帮助重新产生价值	“这个你帮我们看看，你懂得多。”

7. 讨论

本文最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亲戚不尊重学历了”，而是家庭对成功的判断标准发生了结构性转移。过去，学历本身就几乎等于未来的保险；现在，学历必须同时和工资、房产、婚恋、编制与体面生活绑定，才能继续保有神圣性。一旦这种绑定失效，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高学历亲属就会迅速从神坛滑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叔叔于勒”的坍塌并不意味着其社会价值真正归零。恰恰相反，当家庭逐渐意识到“读很多书不一定发大财”之后，它开始以另一种方式重新使用这个人：咨询他、依赖他、让他解释更复杂的外部世界。于是，原先建立在幻想上的角色，转而建立在功能上的角色。

从更大的社会背景看，这一现象折射的是中国家庭现代化中的一个关键转折。家庭曾经相信教育是最确定的上升通道，因此会把全部希望压在某个高学历亲属身上；而当教育红利减弱后，家庭并未停止期待，只是把期待从“他以后会挣钱”改写为“他至少懂得多、能帮忙”。这是一种温和但深刻的价值重排。

换句话说，今天亲戚圈真正失去的，不是对研究生的感情，而是对“高学历自动兑现成功”的神话信任。高学历青年之所以尴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旧叙事失效、新叙事尚未完全稳定的中间地带。

8. 局限性

本文存在四项主要局限。第一，本研究材料高度依赖春节返乡、家庭群聊天与饭桌观察，因此天然带有情境偏差和地区差异；第二，样本主要集中于读研、读博、留学与科研相关群体，对体制内高学历样本的覆盖不足；第三，所谓“坍塌”与“重构”更多是结构归纳，而非严格量化结论；第四，部分亲戚发言因过于精彩，可能存在研究者在回忆中自动高亮的风险。

因此，本文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带方法意识的社会观察，而非正式人口学调查。它无法准确告诉你全国有多少“研究生叔叔于勒”，但大概率能帮助你在下一次家族聚餐中更快识别他在哪里。

9. 结论

“研究生叔叔于勒”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种极具现实感的社会角色。他曾经承担整个家庭对教育、城市和阶层跃迁的想象，如今则在学历通胀与现实压力中经历地位坍塌，并被重新装配进新的家庭功能结构。

本文认为，这一角色不会消失。因为对许多普通家庭而言，总需要有一个负责连接更大的世界，负责解释复杂信息，负责在饭桌上承受那些关于毕业、工资、婚姻与买房的追问。过去他是“全家的经济希望”，如今他更像“全家的认知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亲戚圈最终完成的并不是对高学历的否定，而是一次迟到的认知升级：读很多书未必能让你自动发财，但很可能会让你成为家里那个最懂外面世界到底怎么回事的人。

参考文献

1. 莫泊桑. 我的叔叔于勒 [M]. 多种中文译本.
2.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3.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M] //Richardson J 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241–258.
4. 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5. Goffman E.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6. Illouz E.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7.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London: Sage, 1992.
8. 张强.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 [J]. 社会学研究, 若干版本.
9. 熊易寒. 教育焦虑、阶层流动与家庭期待相关讨论 [C] //当代社会观察文集.
10. HELL 编辑部. 关于高学历青年在家族聚餐中被持续提问的非正式观察报告 [R]. Hell Press Internal Notes, 2026.